

山林倫理：導言

The Ethics of Woods : An Introduction

蕭振邦*

Jenn-Bang Shiau

在我編過的《應用倫理評論》中，¹那些以「環境倫理」作為主題的探討，由於一直注重義務實踐的動力從哪裡來的解題，是以多半會比較傾向於「環境美學」的抒發，而本期再度探討「環境倫理」這個主題，輒嘗試改以「山林倫理」作為主述，請學者專家直達胸臆，抖露高才。

一般而言，「山林倫理」畢竟不是受到廣泛談論的議題，目前大部分人談的是「戶外休閒倫理」或「無痕山林活動原則」，但是，如果特別著眼於關懷我們這些都會人的生活，以及吾人的生活世界，那麼，「山林」當是談論的絕佳候選項，因為，那可是都會

*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。

E-mail: sjb@cc.ncu.edu.tw

¹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於 1997 年 1 月刊行《應用倫理研究通訊》(創刊號)，目的在為學界提供學術思想園地，以推廣及發展應用倫理學的研究和關懷；刊物於 2009 年 4 月(第 46 期)改版為《應用倫理評論》，目標不變，惟期待能夠擴大學術及社會影響力。在這兩個階段我都編輯過「環境倫理」專號，內容有不同針對。

人比較容易接近的一種山野場所。然而，當我們試著探討或談論相關議題時，可能會立時遭遇其間充斥的諸多弔詭所衝擊，就好像會面對特定的「解構抨擊」般——此如陳玉峰在其〈土地倫理〉中把「臺灣土地倫理」一分為二的理性嗆聲：

第一大類型為文化人的土地倫理概念，它呈現的是文化人、知識分子的、思惟的、精神的、抽象或形而上的、工技理性所附屬的、後現代的、對失落田野的懷舊或記憶式的土地倫理觀，揉和諸多外來知識與理念，它是顯性的臺灣文化力。第二大類型是鄉野村民的土地倫理觀，它直接映照臺灣土地的性格、特徵或本質，它是生活的、生計的、生命的人地關係及情感，歷來最欠缺抽象文字的敘述，或說幾乎完全欠缺文字文化舞臺的，隱形的臺灣生命力。它只偶而出現在歌謠、俚語、小說的詠嘆調中，它幾乎是沒有形式、沒有規格的一切形式與規格，以致於一向被工技文明或文字文化所忽略。²

循此，試圖講談「都會人關注的山林倫理」，可能會被譏為在相當程度上遺忘了鄉土、草根，也可能會被譏為過度知性化或單向度。然而，果真如此？本期專號有十數位學者專家提供卓見，以究其實。

要之，荒野與文明、草莽與廟堂之間，畢竟總有個重疊交接地帶，讓人果真能喘口氣來重新審視兩造存在互動的真相 (truth)，而

² 陳玉峰，2013/09/08，〈土地倫理〉，山林書院部落格，URL=<http://slyfchen.blogspot.tw/2013/09/45-921-2000.html>。

其中最足以稱道者則非城市近郊的山林(woods)³莫屬，那是蝸居城市叢林中的都會人最有可能或最有機會移尊就駕的地方。但是，有什麼理由一定要都會人進入山林？還有，人們可以進入山林嗎？會不會才一踏入，就立時被扣上一頂「破壞山林」的大帽子？這的確是一個開啟話匣子的好問題，但其解題可能就見仁見智了。

人們怎麼看待這類問題，代表了不同的用心；請出問題中的不同「主角」，則又代表了不同的用意。但不管怎樣，假如肯認人們總是會期許去實現人間的美善，那麼，人還是需要具足實踐的動力才有可能，而這些動力可以來自於個人、機構、社團、國家、世界——範圍越趨於抽象，就越有可能需要制度的維繫，如是，又會再需要另一些力量的介入——管理。⁴這樣一來問題就變得很複雜了，而其解題訴求和計策，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解題者選擇的觀點。

本期「山林倫理」專號拼貼了多種觀點及解題計策，撰稿者循一己的生活際遇、人生體驗，以及專業研究關懷，提供了多樣的思索與洞察，把一己生活中的活潑發現，帶入哲學加以照明，然後，以哲學走路、思想蜈蚣、蝴蝶漫遊、淮南鴻烈、林泉高致、清澈美媚、川流不息、清輝娛人、森林復育、尋找樹精、把地球還給自

³“woods” 這個字，可以用古字的「麓」來表示，其原初的意思是指樹木生長的地方，而且，由「林」字的甲骨文釋義來看，重點不在於樹木枝幹本身生長，而在於樹木生長的地點和範圍，因為後者通常會決定樹種。相關說明，見：許進雄，2008，《中國古代社會——文字與人類學的透視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修訂版六刷），頁 3-4。甲骨文釋義，見：象形字典，2018，〈林〉、〈麓〉，象形字典網，URL=<http://www.vividict.com/WordInfo.aspx?id=2581>。

⁴其實，根本問題在於人事本身的「內在控導」或「外在控導」的觀點區隔，亦即，行事由自己控管或由別人來控管的考量和因應。

然、生態林業、林線形上學、沙漠之鏡與天地通連、公民與道德、文明與悖論等等細緻的感應來照顧眾家心目中的山林，可謂已然形成為後現代的心靈美景塗鴉 (graffiti)⁵。

然而，到底我們想的對不對、到不到位？——這類提問的尋解，總還是得進入山林方見分曉吧。從來不曾進入山林而想要論衡山林，必非易事；不知山林為何物，卻心思保護，也得未曾有。畢竟，進入山林我們更能真正認清自己是哪一種人，並進而得以從種種個人的山林遐想中清醒過來，做一次愛恨分明的了斷。是此，我把自己進出山林近三十年來所作的唯一一次紀行⁶提供給大家分享，以期邀約諸君進入山林。

進入山林，就能對自己的研究和主張，提供最懇切的反思與檢討。

Mt. Sikayo 紀行



09:15 一行人終於離開登山口，進入溫帶果園和高冷蔬菜園
這裡展示的是人們的另類「攀爬」，但是
很難想像有人會選擇活在與大自然搏鬥的模式之中

⁵ 循後現代語意學(semantic)來看，「塗鴉」的涵義就是勇於展示自我的意思，不過，不包含「破壞主義」(vandalism)這種寓意。

⁶ 這是我唯一寫過的一篇登山紀行（登志佳陽大山全記錄），向來我都不太喜歡寫這類文字，此文完成於 20070506，20150414 整修，20180328 改定。另，志佳陽大山高 3345 公尺，百岳排名第 47，位於臺中和平鄉環山部落左近，屬雪山山脈，南有大劍山，北連雪山東峰，以司界蘭溪、賽良久營地和志佳陽杜鵑聞名岳界。「志佳陽」來自泰雅族的稱呼“Sikayo”，意即「志佳陽社」（今環山村），以此得名。

除非「搏鬥」原本是一種親近，是對自然的熱愛
當空氣變得很不一樣時
抬起頭，藍天和白雲也顯得更深遠而多樣
傾訴雙眼對自然的難以割捨的戀曲
這時司界蘭溪溪床宛似一條電纜
深山裡的奧秘傳訊，霎時順著它就像河水向大家奔流

■
09:41 行走間，支氣管永遠律動如 Albinoni 的《慢板》
讓我的肺，癱瘓成《咆嘯山莊》——走過第一處空照圖迷失了
實況的地方
一行人終於進入了陡上的山徑
林道山徑彷彿光與樹影交織形成腳下踩踏著的零碎緞帶
繫住山岳斜躺的慵姿，沒有方向、隨風舞動、伙同人們的汗水
揮灑
零亂地遙曳成山巒的舞姿

■
最後水源——3.1 K 處的救贖與懲罰
溪水仰躺成汲水的深潭，只是流水莫鑑，抹去了無數取水人的
奇異容顏
這裡，森林很靜很靜……，以致一棵棵樹都長成仰頭傾聽的模
樣
10:05 到了有鳥兒駐唱的地方
水聲潺潺，碎碎唸著登山者的取水過往
而這會兒聽到
丫丹給了個小水袋、安國幫忙背水的故事，以及

殊凡、仲齊她們比山岳還神秘的八卦
兩人只願留在隊伍最後，把八卦散播給風信子傳訊的山野



11:13 大伙作了第一次真正的休息，不為別的事——也不為爬山
這兒的樹，都筆直地指天
彷彿告訴人們那就是它要去的地方
人的天平與樹木不同
我們要去的地方，傾斜地、遙指著上方的工寮舊址營地
50 度的斜坡持續半小時就會把人的名字改喚成悔恨
而記憶也將裡裡外外地被痛苦填滿，成為在山上的第一度滿足



沿路，志佳陽杜鵑伸長了她細長的脖子，展顏向天
小小的葉子、小小的花——不像森氏杜娟——
她好像珍惜著僅有的大地資源，給人一種矜持的美感
抽筋——子貴就彷彿從手風琴一下子變成了大提琴
演奏的方式完全兩樣，然而
變調的不是心情，而是咬牙切齒的嘴臉——心情是則更 High
了
繼續要做的事，依然還是行走
行走走著……枯木把枝幹委棄在地成為一支鹿角
彷彿為了講述一則遙遠的紀事——
要通過多少宇宙易動、多少自然蛻變，才會突現一座山
要經歷多少過往變遷、多少歲月更迭，才會冒出一個人——
來到這裡把山徑上的那支鹿角踩斷

踩踏出一聲賈響

在晴空或雨濕的天幕——突然就把人和山黏合成一塊

■
12:20 午餐時間

從仲齊的水果分配正義—殊凡們享用的蛋糕—領隊才有口福的
牛肉捲餅—旭陽的泡麵生命水，到咖啡 teatime

最終則是安國睡倒在地——還有七分鐘起程——領隊不苟言笑
的聲音

彷彿從山谷傳來——在夢中很遙遠

15:30-16:00 全員終於到齊——賽良久營地

癱倒在地，方才看到頭頂上還有一片藍天

像夏目漱石《夏樹是鳥的莊園》中的那片天，只是沒有鳥叫
一直寂靜了好一會兒，眾人才啟聲聒噪，一下子就搭起了營
帳，開始煮茶

■
這已是一夜無夢第二天的事

彷彿沒有意外的，大家都登頂了——上攀了 1800 公尺，沒有人
再有勇氣放棄

但是，登頂有什麼好興奮的

它的滿足感不是蘊藏在每一步接近山頂的揮別挪移

原來，登頂是為了展望和細數過往的堅辛歷史——啊，那可不是
油婆蘭

原來，登頂是為了亮出秘密武器——地瓜的可口可樂，以
及……古龍水

原來，登頂是為了爬過一座一座的山來與友人會面——

駱駝山協大媽帶一隊人從雪北爬來
自從上次封山後，再次和振亞、宛瑜在山上會面，還有一些新
朋友
爬過一座一座的山來與友人會面

■
賦歸的路上，遍佈著滿足感
腦子裡裝滿了登頂後可以回家的喜悅、雙腿塞爆了乳酸、心頭
充填了新希望——
思緒裡已經在盤算著什麼時候要爬哪一座山了
為什麼登山者會這樣
或許，都曾有過一些想法，但一直還在找尋更好的答案，也就
繼續地爬啊爬

■
最後要歌頌 Y 丹
每次與 Y 丹爬山，都會察覺到一些他散發的細緻感動
這次我要說的是
Y 丹在食物方面的堅持，比我遇到的任何登山者都執著
或許，Y 丹比其他登山者對「食物之『善』（膳！單！）」的圓
滿要求比別人強
無論是使用哪種炊具，以哪種方式和態度對待或處置食物，以
及
味覺口感考量、食客主觀好惡容通
總之，Y 丹，在山上要大家吃得有尊嚴
我感謝：爬山的歲月能遇見 Y 丹